

獬豸形象的文化意蕴

霍志军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万物皆有灵性,在华夏民族的传说故事中,更是出没着一些极富灵性的动物,如龙、麒麟、饕餮、獬豸、凤凰等,它们往往被赋予某种神奇的力量。这些神奇动物,是民族宗教信仰、思想文化、艺术观念的承载者,且因地域及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各具特色。这些动物形象,大多原本用于住宅、牌楼、寺庙等建筑的装饰,但其文化功能已远远超越审美功能。关注这些传说中的动物的文化功能,是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化整体认知的。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獬豸这一传说中的动物,折射着深厚的华夏民族精神,体现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尽管獬豸形象的原始性特征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它依然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

1. 獬豸形象的演变与法制符号

獬豸,本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形似麒麟,有四足,独角,能辨曲直,“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杨孚《异物志》)。因而也称为直辨兽或触邪。大约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与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出现了陶羊形象,学界公认是早期獬豸形象的代表(参见吴卫《考窥陵道神兽獬豸》及何桂兰、彭华《法律文化视野下的獬豸造型》)。獬豸形象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以神判法”,王充《论衡》云:“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的皋陶决狱,依据獬豸是否顶触来判定有罪与否。獬豸能识善恶忠奸、遇奸邪则触之,令犯法者不寒而栗。正是这些特点,使獬豸形象逐渐定格为中华法文化中公正执法者的象征,在古代法制史上有着特殊的涵义。

早期的獬豸多为“独角羊”的形象,如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战国铜器残片上的獬豸就是“独角羊”的形象。中国早期法律思想主张“省刑慎罚”、“恤民为本”,法与善、正义相联。早期獬豸的“独角羊”形象,羊与善、善与法是紧密相连的,其温顺善良的外形,实则承载着塑造者、也是全华夏民族公平、正义的诉求。

秦汉以降,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时代精神、审美思潮的变化,獬豸形象亦发生重大变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獬豸形体变得厚重高大,充满力的刚性美。汉代社会具有一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雄浑气魄,汉代的人们普遍崇尚那种宏大、壮美的造型;崇尚大、高、险、峻、壮、阔、远、强等阔大的事物。这种“大汉意识”在汉代都城、皇陵建筑、汉代乐舞、汉大赋、汉代石刻等诸多领域均有表现。如河南南阳市出土的“逐疫辟邪”汉画像石中有一獬豸,牛身豹尾,独角如锥,曲颈前冲。画面仅用几条简练的阴刻线就勾画出隆起的颈项、疾收的小腹、锐利的双角和向上翘起的尾巴,动感、力度极强。画面的重心在獬豸的前部,但为突出其强健和雄壮,将臀部画得粗壮,而腿的下部却较细小。獬豸的凶猛、矫健形象富有刚健之美。这类獬豸形象,散放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使人联想到强悍威猛的大汉雄风。

二是獬豸造型严酷凶悍,极具威慑力。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维护皇权和封建政治的,法律难以让平民百姓心悦诚服。随着封建法律的日益严苛,人们抵触法律的情绪日益增加,统治者不得不以更严酷的刑罚来维持其统治。汉武帝时,法以严酷著称,当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九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书·刑法志》)武帝重用酷吏,朝臣人人自危。此期獬豸造型也逐渐脱离早期温顺的形象,以狮、虎及豹等凶猛动物最凶狠的一面结合,形成更加严酷、凶悍的新獬豸形象。这与秦、西汉以来权力进一步集中、法制进一步加强的环境相吻合。这种经改进的獬豸形象严谨精刻、鹰扬虎视、凛然生威,更能展现法律刚性的一面,增加法律的威慑力。

三是獬豸制作融整体宏大与局部精细为一体,更加精致严谨。如嘉峪关新城东汉墓中出土的獬豸形象,细微处精雕细琢,独角呈尖利的刀状,背部弓起,尾巴上翘,全身的劲都集中在精刻的角上,一副锐不可当的气势。这种精致严谨的獬豸形象,固然与汉代画匠的绘画水平有关,更是汉代法律的精确严

密在人们心中的投射,也体现出獬豸形象与中国法文化同步发展的事实。

经过秦汉时期的加工改造,獬豸在古代法文化中的地位趋于稳固,并在历代司法领域均有表现。从秦初到清末,獬豸一直是法官、监察官的重要标志。《秦会要订补》卷十四记载,秦代“侍御史冠獬豸冠”。唐时期,御史台官员“或戴豸以触邪,或竖鶚以表武”(陈致雍《议御史戴豸冠状》)。明清都察院左都御史至监察御史等司法官一律戴獬豸冠。这种法文化形态一直影响到现代检察官、法官、律师等的服装,成为世界法制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门前,也巍然屹立着一尊獬豸塑像——从这里起步的新中国法律事业,就是植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獬豸是中国法律文化的象征。从汉代画像石(砖)中能看到刚健雄豪、踔厉奋发的獬豸形象;从明孝陵墓道中仍能看到厚重简朴、形体高大的獬豸形象。虽然传统艺术思潮多次发生重大转向,但獬豸形象却相对稳定,一直保持着强力、壮大之美——这就是中国艺术中一直流淌着的正义、崇高、壮美的艺术因子。

2. 其他领域中的獬豸形象

封建社会的法律,严厉而残酷,民众既希望法律能够保护自己,同时又非常恐惧它。人们对獬豸的情感是复杂的,应用范围也极为复杂。

獬豸有着雄强彪悍的霸气,这正与中华民族刚健果敢的性格相契合,使得獬豸形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制领域。

在民间,獬豸作为正义的象征,它给民众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其他动物无可比拟的,用獬豸来镇邪、驱邪的行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今天陇上一带的居民,将獬豸形象刻在锁子等器物上震慑邪魅。这些器物上镌刻的獬豸,锐角前突,弓首翘尾,跃跃欲试。除了头顶上的主角之外,为了突出其触邪的威力,还将项背部的鬃毛化作利角,刺向不同的角度。这种獬豸造型,既突出了獬豸无所畏惧、对抗邪恶的刚直个性,也折射出普通民众对獬豸勇敢、力量的肯定和推崇。

獬豸驱邪、镇邪的功能,使它成为健康的保护神。在青海湟水河流域的民间习俗中,大人往往在小

孩身上画一个夸张的獬豸形象。这种漫画式的獬豸形象,被赋予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当地人相信能用来驱邪避害,使小孩健康、幸福,具有类似“护身符”的功能。

獬豸的形象在古代建筑中也被广泛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大都为土木结构,屋脊是由木材上覆盖瓦片构成的。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因处于最前沿的位置,要承受上端整条垂脊瓦片向下的压力,如毫无保护措施易被大风吹落。因此,人们用瓦钉来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在对钉帽的美化上就采用了各种动物形象,其中的重要一员就是獬豸。还有建筑物顶部的小兽也是屋顶的重要装饰部件,如北京故宫太和殿的殿顶上岔脊前端一排栩栩如生的琉璃小兽,依《大清会典》规定就包括有獬豸。它们除象征着消灾灭祸、逢凶化吉之外,还含有剪除邪恶、主持公道之意;同时,也“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梁思成语,转引自吕延强《古建筑美图集》)。

獬豸可辟邪,故古人多以獬豸作为镇墓兽以震慑邪魅的侵扰,保证死者身后的“极乐”生活。如陕西神木大保当墓门门扉画像石,右门扉上部刻绘一朱雀,周围五只小朱雀;画面最下端刻一獬豸,锐角突出,脊生双翼,甩尾狂奔,威风凛凛。左门扉画像的布局构图基本和右门扉一样,但方向相反。獬豸在这里不仅起到了辟除邪魅的作用,更增添了墓室的神秘气氛。明清时期,皇家的陵墓也将獬豸作为辟邪之用。如南京明孝陵、北京明十三陵的镇墓獬豸,威风凛凛,勇猛无比,昭示着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从镇墓兽的獬豸中可以看到儒家礼制文化以及传统法文化对古代丧葬礼仪的深刻影响。

獬豸形象是古代神话、传统法制文化与古代装饰艺术相融合的产物。獬豸形象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正义诉求,涵养着法律文化的“根”,折射出深层次的民族审美心理。

(作者单位 天水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 韦平